

关东军侵占长春经过*

一、长春时代的新京

事变前驻在当地的日本军队有大岛第四联队的两个大队(长谷部第三旅团所属)、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的一个中队(大队长小河原中佐,大队队部设在公主岭),总兵力1 000名,保卫着铁路和约一万名日本人的生命财产。

二、事变前夕的中国军队及其态度

1. 南岭中国兵营。该兵营设于清朝咸丰年(八、九、十年前),后经扩建共驻步、骑、炮兵约1 000人,曹锟和吴佩孚曾一度在此分别担任团长和营长。从大正14年起以三年时间进行营舍的大规模扩建,可容纳兵员1万人。事变前拥有兵员4 500人,称为边防军,堪称东北陆军之精锐。其中包括有:

步兵:2 500名(边防军步兵第六百七十一团),机关枪9挺、迫击炮6门、平射炮6门。

炮兵:1 370名,炮36门(边防军炮兵第十九团)。

辎重兵:970人,汽车8台。

2. 吉林省防军。城内驻有以吉长镇守使李桂林中将为旅长的,相当于日本旅团司令部和联队本部的机关。此外还有:

1个山炮中队,4门。

1个迫击炮中队,4门。

* 此件摘译自满铁新京图书馆编《关于南岭和宽城子战斗》。

1 个机关枪中队，6 挺。

吉林省防军总计约 700 人。

3. 宽城子兵营。在离城北方二公里处的宽城子，驻有步兵一百六十三团第二营约 650 名边防军步兵。兵营是俄式砖瓦建筑，周围有厚达 50 公分的防护墙。这里曾经是俄国兵营，出兵西伯利亚时，我守备军也曾驻此地。

三、满洲事变的爆发

1. 9 月 19 日午夜零时 30 分，当时驻长春的长谷部第三旅团第四联队和独立守备队都接到长春铁道事务所的电话，报告“奉天附近日中士兵发生冲突，目前正在激战”。守备司令部命令如下：“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守卫长春，立即出动进攻南岭中国兵营。”大队长小河原中佐首先考虑的是，确保铁路运行和附属地的警备，按战时部署安排守备地区各要害地点的兵力。当准备完毕时，恰值午夜 2 时 20 分，旋又接到司令部第二次命令：“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火速赶赴奉天进行支援”，这等于是取消第一次命令。小河原大队立即命令部队在公主岭车站集合。

事实上，当时的奉天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根据地，驻有数万军队，而日本军除独立守备队外，只有一个联队。小河原中佐既担心奉天守备队的危急处境，又考虑长春附属地的守备等问题。

（注：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一大队队部设在公主岭，第一中队驻长春；第二、三中队驻公主岭，负责铁道守备任务）。守备长春的日本军只有长谷部第三旅团所属的大岛第四联队和小河原中佐的独立守备队一个中队。

小河原中佐认为必须奔赴奉天支援，但又担心如果设在南岭的中国炮兵，以 36 门大炮同时开火，则长春附属地将化为灰

烬。恰值此时又接到命令：“步兵第四联队现在进攻宽城子。黑石第二大队进攻南岭炮兵营。长春守备队正在受到中国兵的攻击，警察队与在乡军人队正在附属地与市区交界处交战。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立即赶赴南岭支援。”于是守备队乘军用列车（从公主岭）北上。

2. 驻长春步兵第四联队出动

长谷部第三旅团长决心竭尽全力紧急支援奉天。然而，旅团如南下支援奉天，则留下的只有不足两个中队的兵力。而驻长的中国部队则有五千人以上，我军将三面受到包围。如果独立守备队和留守部队共同配合，则将宪兵、警察和战时义勇军集中起来，也或许可以进行持久性防御，但问题在于南岭的中国36门大炮。炮弹如连续从相距仅一里半的地点袭来，则附属地无疑将化为灰烬。长谷部第三旅团长最后决定派主力支援奉天，留部分兵力夜袭南岭炮兵营。命第四联队第二大队长黑石少佐率第五、第七中队和一个机关枪小队夜袭南岭。午夜零时30分，驻长春步兵第四联队紧急集合，听取大岛联队长的训示后，于凌晨3时10分向奉天进发。

四、南岭附近的战斗

1. 进攻炮兵营

时值农历八月初八，夜色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以道路崎岖，虽只有五六公里的路程，跑步到南岭时，已是凌晨5时，夜袭的时机已经丧失，完全成为拂晓攻击了。

敌兵营的西北方是一片高粱地，部队在田里隐蔽，每个中队派出三名尖兵，接近围墙，利用人梯窥探营内动静。发现敌军刚刚起床，对我方的奇袭毫无查觉。于是，黑石少佐命令首先摧毁敌军第一营。命第五中队江口大尉从北侧左门，第七中

队井上大尉从西侧右门，第七中队主力从尚在紧闭的西小门同时分别冲入。并命令佐佐木少尉率领的机关枪小队**在兵营西门附近**，第七中队平冢小队以敌步兵营方向，在炮兵营西南角附近采取掩护态势。

西侧右门有一步哨，听到高粱地里似乎有动静，走近前来察看时，被我军以手枪击毙。

第七中队利用带来的梯子越过围墙，此时，敌军才发现我军奇袭。于是，开始利用全部窗口进行猛烈狙击，使第七中队陷入困境。井上中队长大呼：“将门打碎！”于是菊田、畑山两小队利用随身携带的铁锤瞬间将门打碎，全体队员蜂涌而入。另一方面，犬队部和第五中队从北门冲进。敌军惊恐万状，企图关闭通往兵营内部唯一通道、马厩的第二道门。当即被第五中队长发现，菊地少尉立即用军刀劈倒要关门的士兵，冲进门内，又砍倒数名敌兵，我军得以顺利地进入敌兵营。这时敌军从前方敌兵营的窗口利用各种枪支开始猛烈射击。我军破坏其门窗，向进行抵抗的敌军还击，战斗十分激烈。

黑石大队长进入敌兵营后，身先士卒，继续前进。忽有一传令兵飞跑前来报告：“大队长，发现大炮位置”，“立即破坏。”只用了10分或15分钟的时间，将16门大炮全部予以破坏。

这时，井上大尉所率第七中队踢开菊田、畑山两小队长打破的小门，从此侧左门涌进。第五中队以破竹之势从北方前进。

由佐佐木少尉率领的机关枪小队及时采取果断行动，有效地配合了第一线中队的突击，同时在第五和第七中队的中间地带，以有利的态势向敌阵猛射。敌军终于放弃抵抗，突破围墙，四散逃亡，遗弃大量尸体。当时已是清晨6时40分。

这样敌炮兵第一营被全部占领。黑石大队长集结兵力，以第五中队为左翼，第七中队为右翼，从北方进一步攻击第二和

第三营。

敌军曾一度进行抵抗，但几乎未曾交战便向东方退却。占领第二营、第三营的同时，将残留在各营的其余大炮悉数破坏。

黑石大队长再次集结队伍，撤至袁家窝棚，以便向步兵营发动攻击。

步兵营位于炮兵营南方，有兵员3 000。东方与机关枪兵营和迫击炮兵营相接。当我军进攻炮兵营时，步兵营犹如隔岸观火，对我军未采取任何行动，对于我军的进攻极为有利。中国军队这一独特的背信弃义行为，不禁令人瞠目结舌。

2. 对步兵营的联合进攻

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的小河原中佐在孟家屯下车，支援南岭战斗。因已获得第四联队黑石大队已占领南岭炮兵营，从现在起，为进攻步兵营，正在向袁家窝棚前进的情报，为了配合黑石大队共同攻击步兵营而继续前进。上午8时30分，两大队长在袁家窝棚汇合。

当时，两大队长根据情报得知，第四联队长大岛大佐率联队主力和机关枪中队正在宽城子进行激战。经协商决定，从上午10时开始进攻南岭步兵营，以独立守备队为南方右翼第一线，从东南方包围攻击敌军；由第四联队第二大队从西方进行攻击。

上午10时，守备队的步兵炮队开始炮击敌步兵营。黑石大队将队伍展开在大练兵场的林荫树附近，逐步前进。当第一线部队接近敌前400米处时，敌军凭借两侧的沟堤，集中发射步兵炮和迫击炮。平坦的练兵场上毫无隐蔽物，在集中射击下，我军出现大量伤亡。子弹落在高粱秸上乒乓作响，黑石大队长仍大声命令：“前进！”井上大尉的第七中队在右翼第一线，江口大尉的第五中队在左翼第一线，佐佐木少尉的机关枪在左侧，第

五中队的佐藤小队作为大队的预备队随在第七中队后面前进。机关枪小队在右侧方设阵地开始对敌猛射，用以掩护友军前进。我部队逐步到达练兵场西侧的菜田里。这时敌军的步枪、轻机枪、重机枪，还有炮兵营东侧的步兵炮、迫击炮，以及刚才败退的炮兵又拉出的一两门大炮，同时向我军集中猛射，前进十分困难。而我军冒着炮火一举冲至敌兵营西侧的堤防线。第二大队隔着距敌营仅有4米的堤防，同仍在顽抗的敌军展开了手榴弹战，而敌军利用后方兵营的窗口、通气孔等一切枪眼狙击我军。黑石大队长直立在佐佐木机关枪队后方的一个小山丘上，督促各中队作战。这时独立守备队前来报告，独立守备大队第三中队以中队长仓本少佐为首伤亡惨重，几被全歼。当时已近正午，敌我间的战斗达到高潮。我军士兵上好刺刀，超过沟堤，冲入敌阵，多次击退敌军反攻。最后顽敌屈于皇军威力，从下午1时开始退却。我军抓紧时机，打破西部兵舍坚固的砖墙，第五、第七中队相继冲入，敌兵仍在兵舍内顽抗，在我官兵刺刀和军刀的进攻下，敌军全部败走。

另一方面，独立守备大队也冲入兵舍，展开肉搏战，敌军冲出兵舍外进行反攻，被我军击退。下午4时10分，敌遗弃大批尸体和伤兵，向东北方溃逃，步兵营全部被我军占领。

3. 武田中尉关于战斗的回忆

南岭位于长春东南约6公里处，是东方通往吉林，北方通往哈尔滨的门户，附近有农安和怀德县城，西方约四五公里处有满铁铁路，地处要害。这里有旧军阀的精锐部队，3个步兵大队，兵员3000。3个炮兵大队，大炮36门，兵员约千人，加上机关枪，迫击炮等，约有4500人。每个大队周围都筑有坚固的砖墙，高3米，厚40公分。内侧筑有立脚点，可以站在上面向外射击。墙的四角的厕所筑有许多炮眼，也可以射击。

左前方是第一步兵营，是我小队攻击的正面。右前方是由山本小队攻击的第二步兵营，其右后方是第三步兵营。

从第三步兵营向右转处有一兵舍，这里是吉田大尉的第二中队和栗崎大尉的机关枪小队奋战的敌机关枪兵舍和弹药库。步兵营的西方是练兵场，其右方，即北侧是第一、二、三炮兵营。

我等参加此次战斗的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的第二、第三中队，平时同部队一同驻在公主岭，去年9月18日夜，事变爆发，当夜1时整装，清晨6时21分在小河原中佐率领下，从公主岭出发，在孟家屯车站下车，进攻南岭。上午8时半赶至孟家屯以西的袁家窝棚。在这里同拂晓已夺取了第一炮兵营的第四联队黑石大队汇合。经协商决定，从上午10时起，我大队作为右侧第一线从南向北，黑石大队作为左侧第一线从西向东进攻步兵营。这一天天气晴朗，高粱尚未收割，骑马走在高粱地里看不到人的头顶。但这里有南岭的练兵场，兵营周围二三百米间全是白菜地，没有借以隐蔽的地形地物。随着大队长的命令，官兵开始攻击前进。

我中队是左侧第一线，中队共有官兵69人，吉田中队为70人。当时我们小队是大队的预备队，因此，仓本中队长只带领30余人前进。当我中队到达第一步兵营东南角附近的高地时，敌机枪开始猛烈射击。同时，第三步兵营的敌军开始溃逃，中队长命令射击逃敌。当时是上午10时左右。作为大队右侧第一线的吉冈第二中队也勇猛前进，进攻右前方的机关枪兵营。

敌军凭借坚固的围墙向我军猛射，第一和第二步兵营的敌军接连登上围墙，加强攻势。山本小队的轻机枪分队长战死，伤亡不断增加。

大队长小河原中佐见仓本中队的苦战情况，便命令作为预

备队的我小队支援仓本中队，我等立即赶到中队长身边，共同进攻左前方的第一步兵营。我的小队当时有26人，以须藤分队为右侧第一线，川田轻机枪队为左侧第一线，以五十岚分队为预备队，面对约千人之敌发起攻击。中队长为打破难局，部署在轻机枪掩护下，登上围墙，冲进敌营。但这时从右前方的枪眼射来一颗子弹，正中中队长头部，当即阵亡。接着，芦田少尉、太田伍长、相田上等兵以及土田上等兵等相继倒下。这时是上午11时许。在失去中队长的情况下，继续展开手榴弹战，敌军也不示弱。我步兵炮命中敌兵舍，浓烟滚滚。中队的一部兵力登上围墙，准备冲入敌兵舍，另一部则冲上前从枪眼中夺取敌军步枪，展开一场混战。一部敌军企图从兵舍内发起反攻，但均被我击退。

尽管如此，我拥有三个分队的轻机枪队大部均已伤亡，连续发射的自动火器哑然无声，听到的只是敌军射击的声音。敌军乘机再次发起反攻，其数多达五六百人。这时，中队的预备队富樫中队及时果断地进入中队右侧。大队长带领大队通信班等对接近我中队左侧之敌军展开突击，步兵炮也以所余无几的弹药对该敌进行射击，通过一致努力才将其向东北方击退。

然而，遗憾的是步兵炮队长前市冈大尉阵亡，小河原大队长左腿负重伤。我军伤亡惨重，生存者屈指可数。这时，又发现敌军再次从我右方发起反攻，我军相互鼓励，步枪手拿起机枪，终于击退反攻。

占领南岭步兵营约在下午3时左右。这次战斗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共用5个小时，而且又是在近距离内展开的激战。结果，我中队以中队长为首有25人阵亡，19人负重伤。加上吉田中队的伤亡，共阵亡38人，重伤30人。

五、宽城子战斗

进攻宽城子兵营

在长谷部旅团长指挥下，大岛联队长正在长春车站准备乘车向奉天出动，突然接到关东军的电报命令：“长谷部少将负责长春警备，并准备进攻长春附近的中国军队。”由于黑石大队已经出动夜袭南岭，因而立即命令攻击宽城子兵营。大岛步兵第四联队长奉命率领第一大队、机关枪队、步兵炮和山炮队从长春车站附近北进，隐蔽地到达宽城子兵营南侧。然后发起攻击，上午4时50分，正当准备冲入中国兵营时，事先已有准备的敌军突然开始射击。当时，已近黎明，我军预定于上午5时全线猛攻，一举攻占敌营，但敌军利用坚固的俄式墙壁和多处枪眼，疯狂狙击，不肯轻易放下武器。其间，我第一大队派中国的宪兵队长再三交涉，使其解除武装。但敌方不仅不停止射击，反而继续顽抗。这时敌营长已被击毙。

上午8时30分，第一大队的第二、第三中队前进，占领部分敌营，但西兵舍仍在继续顽抗。于是，位于中央的第一中队长率先寻找兵舍入口，一度从北、东两方突击。但由于入口狭小，全部人员不能进入，不得已占领该兵舍北侧的建筑物，敌我之间展开激烈的火力战。我军士兵伤亡严重，干部相继阵亡。迂回到敌军背后的熊川小队长遭到狙击而阵亡。

大岛联队长随军旗进至散兵线后百米处督励作战，命令于上午10时发射山炮及曲射炮。我两炮队奉命同时开火。敌军惊恐万分，又恰值我军全部冲入营内，敌军放弃抵抗，部分逃窜，其余大部共386人投降，上午11时10分宽城子兵营全部被我军占领。

驻在城内的吉林省防备军，于下午1时许全部解除武装，至

此，长春又归于平静。

六、结束语

在满洲事变的首次攻击中，战斗最为激烈的是长春附近的南岭及宽城子和北大营。其他在我军的进攻面前，不是未执干戈，仓惶溃逃，就是毫无抵抗，任凭我军解除武装。

据说在南岭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晚，旅长李桂林偕心腹某团长（可能是步兵团长）在妾的家中打麻将。听说日本军来袭，由于他一向轻视皇军，因而迟迟不曾起身。后来听说步兵团已经危机，他立即逃跑，恐怕步兵团长也和他一起逃走了。

李旅长原是东北边防副司令张作相的部下，但他更是张学良的嫡系，步兵团长又是李桂林的直属部下，面炮兵团长穆纯昌则是张作相的嫡系，因此二人始终不能积极合作，结果一旦有事便被皇军所击破。正因为如此，所以南岭的36门大炮除被我奇袭破坏者外，其余24门大炮的炮弹才没有向附属地飞来。

总之，关于南岭及宽城子的激战情况，从以下的伤亡数字中即可一目了然。

	战死者			负伤者			总计
	军官	士兵	计	军官	士兵	计	
奉天附近	0	2	2	4	19	23	25
长春附近	3	63	66	3	73	76	142

此外，宽城子战斗中死伤30名，其余全部是南岭战斗中的伤亡。在第一次作战中，南岭战斗的激烈程度居首位，但也正因为如此，我附属地才免遭毁灭。

如上所述，长春至此已完全处于我皇军武威之下，长春北

方中国军的行动不明，同时它面临苏联红军，在将来的军事行动中也是要害之地。因此，多门第二师团司令部移至长春，并将师团主力集结于长春附近。翌日，即20日步兵第三十联队驻旅顺的主力 and 驻海城的一个野炮兵大队也赶至长春，前来增援。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九·一八事变》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

日军侵占吉林

齐知政

（1954年10月25日）

我在“九·一八”事变前是在张作相部下充任吉林省军官教练处少将总办职务。当“九·一八”事变的数小时后，驻在长春南岭的吉林陆军第十五师之中国军队，被日寇多门师团的各部队围攻。在9月19日早晨，我奉吉林代督军熙洽命令，随同吉林督军署日寇顾问大迫通贞少佐去长春南岭视察现地情形，结果中国军队因被日军围攻，死亡很多，被迫撤出长春南岭。当晚即返回吉林，把视察的情况汇报给熙洽。当天驻在吉林的中国各军队听说长春中国军队被日军围攻的消息之后，都撤离吉林省城。吉林代督军熙洽为了维持当时的所谓治安，即命我组织吉林省城警备司令部。因为我在熙洽部下充差八年之久，他对我是很信任的，所以委我为吉林省城警备司令部司令。我即以原吉林省军官教练处教官及学职员，前吉林警察厅水上警察二百多人，警察队八百余人，和原有的前中国宪兵五十多人为基础，于1931年9月下旬组成为吉林省城警备司令部，内